

楚

寶

楚寶卷十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鑿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靈鄉陶汝齋較訂

名將

李藝

李藝字子延，襄陽人。初本姓羅，贖唐後始賜姓。預屬籍，藝剛愎，勇攻戰，善用槊。大業中，補虎賁郎將。遼東之役，李景以武衛大將軍督饒北平，詔藝以兵屬分

部嚴一然任氣營慢侮景天下盜起涿薊號富饒伐
道兵仗多在而倉侍盈羨又臨朔宮多珍寶屯師且
數萬苦盜侵掠留守將趙仕任賀蘭詛晉文衍等惟
藝捍寇數破却之勇常冠軍爲諸將忌畏藝陰自計
因出師詭說衆曰吾軍討賊數有功而食乏官粟若
山而留守不賑卹豈安人彊衆意耶士皆怨既還薊
丞出郊謁藝執之陳兵入仕任等懼爭聽命藝卽發
賞賜戰士倉粟給窮境內大悅殺異已者渤海太守
唐祿等威動北邊柝城懷遠並歸附黜柝城太守楊

林甫改罷曰營州以襄平太守鄧弼爲總管藝自稱
幽州總管宇文化及至山東遣使招藝藝曰我隋舊
臣今大行顛覆義不辱於賊斬使者爲煬帝發喪三
日○時○實○建○德○高○開○道○亦○遣○使○於○藝○藝○謂○官○屬○曰○建○德
等○皆○劇○賊○不○足○共○功○名○唐○公○起○兵○據○關○中○民○望○所○繫
王○業○必○成○吾○決○歸○之○敢○異○議○者○戮○乃○奉○表○以○地○趣○詔
封○燕○王○數○與○建○德○戰○多○所○命○滅○秦○王○舉○劉○黑○闥○高○祖
詔○藝○弟○壽○以○兵○從○藝○自○率○衆○數○萬○破○劉○什○善○張○君○立
於○徐○河○黑○闥○引○突○厥○入○寇○藝○復○以○兵○與○皇○太子○建○成

會涪州遂請入朝拜左翊衛大將軍藝負其功且貴重不少屈秦王左右嘗至其營藝累辱之高祖怒以屬吏久乃釋時突厥放橫藉藝威名欲憚虜詔以木官領天節將軍鎮涇州太宗卽位竟誅苑

聖稽曰李藝固剛愎哉當其激衆怒據幽州爲煬帝發喪三日譏唐公人望所屬何其義勇而明決也若夫摧黑闥之強制突厥之變功亦不在諸人下乃卒以猜疑致叛甚矣御將之難每於默畫拘烹有深歎也

羅紹威

羅紹威字端已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爲魏州貴鄉人父弘信爲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遂殺其帥樂彥貞立其將趙文建爲留後已而又殺之牙軍未知所立乃聚呼曰孰能爲我帥者弘信從衆中出應曰我可爲君等帥也弘信狀貌奇怪面色青黑軍中異之乃共立爲留後唐昭宗卽位拜弘信節度使梁太祖將攻晉乞糴于弘信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淇門衛縣戰于內黃魏兵五

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是時梁方東攻兗鄆北激
晉晉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于魏太祖聞遣使語弘
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弘信以爲然乃發
兵擊存信于莘縣太祖遣葛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
子落落送於魏弘信殺之乃與晉絕太祖猶疑弘信
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常爲卑辭厚幣以聘魏魏使
者至梁太祖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
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爲厚已以故太
祖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爲之患也弘信

先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以其先長沙人故封長沙郡王紹威襲父爵長沙紹威新立幽州劉仁恭以兵十萬攻魏屠貝州紹威求救于梁大敗燕軍于內黃明年梁太祖遣葛從周會魏兵攻滄州取其德州遂敗燕兵于老鵬隄紹威以故德梁助已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百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前帥史憲誠何全皞韓君雄樂彥貞等皆由牙軍所立怒輒逐殺之紹威爲人

精悍明敏。通習吏事。爲政有威嚴。然其家世出牙軍。所立天祐二年。魏州城中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校李公佐作亂。紹威誅之。乃問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梁太祖許之。爲遣李思安等攻滄州。召兵千魏。紹威因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延規娶梁女。會梁女卒。太祖陰遣客將馬嗣勳。選良兵實輿中。以長直軍千人。雜輿夫入魏。詐爲助葬。太祖以兵繼其後。紹威夜以奴兵數百會嗣勳。兵擊牙軍。并其家。虜盡殺之。太祖自內黃馳至魏。魏兵從攻滄州者。

行至歷亭，聞之，皆反，分入瀆博諸州。魏境大亂，數月。太祖爲悉平之，牙軍死，魏兵悉叛。紹威勢益孤。太祖乃欲奪其地。紹威始大悔，是歲太祖復攻滄州，宿兵長蘆。紹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百里，起亭堠，供帳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以此重困。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繕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加拜守侍中，進封鄴王。太祖圍滄州未下，劉守光會晉軍破梁潞州。太祖自長蘆過魏，疾作，臥府中。諸將莫得見。紹威懼，太祖終藥已，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稱兵，

爲○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蚤○自○取○
之○太○祖○大○喜○乃○急○馳○太○祖○卽○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
良○材○爲○五○鳳○樓○朝○元○殿○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太○祖○
歎○曰○吾○聞○蕭○何○守○關○中○爲○漢○怨○未○央○宮○豈○若○紹○威○感○
千○里○而○爲○此○若○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帶○名○
馬○燕○王○劉○守○光○因○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
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曰○吾○常○攻○燕○不○能○
下○今○紹○威○折○簡○乃○勝○用○兵○十○萬○太○祖○每○有○大○事○多○遣○
使○者○問○之○紹○威○時○亦○馳○簡○入○白○使○者○相○遇○道○中○其○事○

往往相合。紹威自以魏久不用兵，願伐木安陽淇門，
爲船自河入洛，歲漕數百萬石，以供京師。太祖益以
紹威爲盡忠，遣將程厚、盧凝督其役。舟未成而紹威
病，乃表言魏故大鎮，多外兵，願得梁一有功重臣臨
之，請以骸骨就第。太祖亟命其子周翰監府事，詔使
者曰：「亟行，詔而至，爲我疆，俛如有不諱，當世世貴爾。」
子孫今使周翰監府事，尚冀卿復愈耳。紹威仕梁累
拜太師兼中書令，卒年三十四。贈尚書令，諡貞壯。
聖楷曰：羅弘信父子其智皆足以自全，而紹威遂

楚寶

至○盡○誅○牙○軍○是○又○殆○爲○智○所○困○矣○力○窮○勢○迫○乃○婚○
于○梁○以○移○唐○祚○嗟○乎○唐○旣○滅○矣○魏○將○何○往○此○亦○可○
爲○危○人○以○自○安○者○之○炯○戒○也○

雷滿

雷滿，武陵人也。爲人兇悍，獠勇，文身，斷髮。唐廣明中，湖南饑，盜賊起。滿與同里人區景思、周岳等聚諸蠻數千，獵大澤中，乃擊鮮醢酒，擗坐中，豪者補置伍長，號土團軍。諸蠻從之，推滿爲帥。是時高駢鎮荆南，召滿隸麾下，使以蠻軍擊賊。駢徙淮南，滿從至廣陵，逃歸。殺刺史崔翥，遂據朗州。請命於唐昭宗，以澧朗爲武貞軍，拜滿節度使。是時澧陽人向瓌殺刺史呂自牧，據澧州，而溪洞諸蠻宋鄴、昌師益等皆起兵剽掠。

湖外滿亦以輕舟上下荆江攻剴州縣揚行密攻杜
洪于鄂州荆南成汭出兵救洪汭戰敗溺死于君山
滿襲破荆南不能守焚掠殆盡而去滿嘗鑿深池于
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蛟龍水怪皆窟
于此蓋水府也酒酣取坐上羆擲池中因裸而入取
其羆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滿居則
州引沅水壅其城上爲長橋爲不可攻之計天祐中
滿卒子彥恭自立開平元年馬殷發兵攻彥恭彥恭
恃壘爲阻逾年不能破三年彥恭奔于揚行密澧朗

楚人於楚

聖○楷○曰○雷○滿○初○起○兵○大○澤○中○觀○其○智○計○有○大○過○人○者○使○高○駢○能○善○御○之○何○羣○盜○之○弗○滅○哉○乃○聽○其○逃○歸○而○自○立○遂○據○有○澧○朗○稱○節○度○使○天○子○不○得○而○問○連○帥○不○得○而○討○父○子○劫○盜○為○荆○湖○大○患○此○亦○僖○昭○以○來○所○僅○見○也○向○使○不○遇○馬○殷○澧○朗○其○終○為○蛟○窟○乎○嗚○乎○御○得○其○道○天○下○狙○詐○皆○吾○屬○御○失○其○道○天○下○狙○詐○皆○吾○敵○治○天○下○者○之○貴○審○所○御○也○歐○陽○子○修○五○代○史○為○滿○作○傳○其○大○旨○或○在○斯○乎○

禮朗入楚考

聖楷按五代史楚世家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初爲孫儒裨將唐軋寧元年從劉建鋒入湖南建鋒爲其下所殺遂共推殷爲帥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將秦彥暉等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已又取桂管以其將李瓊爲桂管觀察使四年拜殷武安軍節度使梁太祖卽位殷遣使修貢太祖拜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已又攻嶺南取昭賀梧蒙龔富等州攻朗州執雷彥雄等七人送

于梁於是澧州向瓌辰州宋鄴淑州昌師益等率
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
冊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冊上將軍殷以其弟寶
爲左相存爲右相廖光圖等十八人爲學士唐莊
宗滅梁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
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纔堪飲
馬爾莊宗嘉之下璽書慰勞殷由此地大力完數
邀封爵明宗卽位二年封殷楚國王自湖南北共
十州設以潭州爲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文

武皆進位。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殷率年七十
九。謚曰武穆。子希聲立。希聲卒。弟希範立。希範卒。
弟希廣立。爲兄希萼所弑。國遂入于南唐。初。殷入
湖南。掘地得石。識云。龍。起。頭。猪。掉。尾。蓋。殷。以。乾。寧
三年。歲在丙辰。自立于湖南。至廣順元年。辛亥。而
滅。凡五十七年。

周行逢

周行逢，武陵人也。與王進逵俱爲靜江軍卒，事希範。爲軍校，進逵攻邊鎬，行逢別破益陽，殺李景兵二千餘人，擒其將李建期。進逵爲武安軍節度使，拜行逢集州刺史，爲進逵行軍司馬。進逵與劉言有隙，行逢爲畫謀策，遂襲殺言。進逵據武陵，行逢據潭州。顯德元年，周世宗拜行逢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殺進逵，或勸其入武陵，叔嗣曰：「吾殺進逵，救死而已，武陵非吾利也。」乃還岳州，遣其客將李簡率

武陵人迎行逢於潭州行逢入武陵或請以潭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至帥罪當死以其迎我未忍殺爾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王公也召以爲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則殺之行逢故武陵農家子少貧賤無行多慷慨大言及居武陵能儉約自勉勵而性勇敢果於殺戮麾下將吏素恃功驕慢者一以法繩之大將千餘人謀爲亂行逢召宴諸將酒半以壯士擒下斬之一境皆良服民過無大小皆死

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槩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給曰：家田佃戶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耶？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手民租後，時常苦鞭朴，今貴矣，空先期以率衆，安得遂忘權祿間乎？行逢強邀之，以羣妾擁升肩輿，嚴氏卒無留意，因曰：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旦禍起，田野間易爲逃死，爾行逢爲慘損，建隆

三年祥去行逢病召其將吏以其子保權屬之曰吾
起、壠、田、爲、團、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惟、衡、州、刺、史、張
文、表、獨、存、然、常、快、快、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叛。
當、以、揚、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於、朝。
廷、行、逢、卒、子、保、權、立、文、表、聞、之、怒、曰、行、逢、與、我、起、微
賤、而、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舉、兵、叛、攻
下、潭、州、保、權、乞、師、於、朝、廷、亦、命、楊、師、璠、討、文、表、告、以
先、人、之、言、感、激、涕、泣、師、璠、亦、涕、顧、其、軍、曰、汝、見、郎、君
乎、年、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奮、然、皆、思、自、効、師、璠、至

平津亭文表出戰大敗之初保權之乞師也太祖皇帝遣慕容延釗討文表未至而文表爲師璠所執延釗兵入朗州保權舉族朝于京師

聖楷曰綱目稱行逢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貪吏滑民爲民害者皆去之擇廉平吏爲刺史縣令又湖南大饑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自奉甚薄或譏其大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按此數事當時諸鎮無有如行逢者但其邊幅狹隘喜於殺

以○來○室○內○之○請○也○徐○仲○雅○杜○門○不○出○豈○獨○高○尚○哉○
戮○雖○襲○馬○氏○之○餘○烈○而○不○承○其○祚○此○青○襟○負○租○所○

孟宗政

孟宗政字德夫其先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因家焉宗政自幼豪偉有膽畧常出沒疆場開禧二年金將完顏董犯襄郢宗政率義士據險遊擊奪其輜重宣撫使吳玠奇之補承節郎襄陽令京西路分趙方吳柔勝皆薦其才轉秉義郎京西鈐轄駐劄襄陽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方檄宗政節制神勁報捷忠義三軍宗政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爲三軍設伏三所躡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

覘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時移
帥京西聞捷大喜差權棗陽軍初視事一愛僕犯新
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堤積水修治城堞簡閱
軍士十一年金帥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再
典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
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飛鋒
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
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守許國援
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賜

金帶轉武德郎十二年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
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甓豬水以隄火募砲手
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
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晝夜埶城運茅葦
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躬
戰棚防城隕穿窬才透卽施毒煙烈火鼓鞞以熏之
金人室以濕氈析路以剗土城頽樓埶宗政撒樓益
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
樓埶所數丈築偃月城袤百餘尺翼傳正城深坑倍

伊躬督役五日成。金人摘強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覆以冰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城軍自下夾擊金兵，兵墜死燼焰。金將於後截其軍，拒馬揮刀迫前，自昕至夕，死傷踵接，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濠，飛脂革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凡十五陣，矢石交，金兵死者千餘，弩子手十七八射。其都統殪，天反風，金人愈急。砲愈急，會王大任領銳卒一千，冒重圍轉闖入城，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

入金營自贖至三更金人橫屍遍地奪其銅印十有六訛可棄帳走獲輜重牛馬萬計捷至朝廷方錄前戰守功升武功大夫兼閣門宣贊舍人重賜金帶制置司以湖陽縣迫境金兵檄宗政圖之宗政一鼓而拔燔燒積聚夷蕩營砦俘掠以贖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許國移金陵宗政代爲荆鄂都統制仍知棗陽宗政以迫濠而陣廼於西北濠外瀆水爲濼以限騎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贖之爲給田芻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

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俄病疽卒。轉右武大夫。開
練防禦使。宗政於有功者。怨必賞。有罪者。親必罰。好
賢樂善。出於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日。
邊城爲罷市。慟哭。子瑛有傳。

扈再興傳曰。金完顏訛可擁步騎數萬。傳城再興。
與宗政縱之。涉濠半渡。擊之。又云。金人狃對樓。勢
車革洞。决濠水。運土石填城下。再興募死士著鐵
面具。披氈列陣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乃大敗去。
趙方傳曰。棗陽城堅。金頓兵八十餘日。方知其氣。

已竭乃召再興隸以東師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灤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夾擊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詎可單騎遁

聖楷按金師詎可再圍棗陽八十餘日宗政與之血戰凡十五陣援師始至此是宗政第一奇功若據再興傳則是再興與宗政同在圍城中也與趙方傳不合又本傳云會王大任領銳卒一千冒重圍轉鬪入城豈王大任爲再興所統而先遣之入耶三傳共紀一事而矛盾如此蓋當時秉筆者不

出○一○手○故○令○赴○援○與○城○守○之○功○無○所○差○別○此○臆○賊○
之○史○之○陋○也○

趙范

趙范字武仲，衡山人。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少從父軍。中嘉定十三年，嘗與弟葵殲金人於高頭。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葵監軍，孟宗政時知棗陽，憚於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撤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必將躡吾後，且蘄黃之寇正銳，曷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寇在蘄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盛之可勝敵而無後患，又敗金人於天長，與弟葵俱。

投制置安撫司內機事具奏傳十五年丁父憂起復
直秘閣累進直徽猷閣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劉全
王文信二軍老幼留揚州范欲修軍政懼其徒漏泄
兵機乃時餽勞二家既大喜范即遣徐希稷書令教
二人孥家歸楚二人從之范厚資以遣有孫海者其
衆亦八百范併請抽還楚州又請剗馬軍三千招遊
手之強壯者及籍牢城重役人充之別籍民爲半年
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閱官免建砦而私不廢農彭義
斌使統領張士顯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告於制置

使趙善湘曰以義斌威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右而右凶徒則權綱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勳是又唐藩鎮之事非計之得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兵往盱眙而四總管兵各習半以備金人餘皆起發擇一能將統之命葵摘淮西精銳萬人與會於楚州出許清海道五千艘入淮以斷賊歸路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四總管權位相伴劉瑄雖能得其歡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瑄須令親履行陣指蹤四人不可止坐籌帷幄

也。不報。范又曰。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興。否則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乃提刑。職在捕盜。但令范以本路兵。措置楚州鹽賊。范當調時。青張惠兩軍之半。及其船數百。徑薄楚城。以遏賊路。詢真全。范成進之半。據漣海而守之。又移揚州之戍。以戍盱眙。然後親提精銳。雄勝強勇等。就時青于城外。示賊以形勢。諭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南北軍民。雜處必有內應者矣。別約義斌。攻之於北。山陽下。則進駐漣海。以應之。撫。隨。附。家屬。以離其黨。不出半月。此賊

必○亾○若○是○則○不○調○許○浦○水○軍○但○得○趙○葵○三○千○人○亦○足○
矣○若○朝○廷○憚○費○則○全○有○預○買○軍○需○錢○二○十○萬○在○真○州○
且○漣○楚○積○聚○多○自○足○用○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諭○四○
總○管○各○享○安○靖○之○福○會○全○且○至○范○又○獻○計○曰○撫○機○不○
發○事○已○無○及○矣○景○困○喪○河○南○致○毒○蕭○氏○今○逆○全○不○得○
志○於○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
然○感○之○於○喪○敗○之○餘○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矧○
四○總○管○合○謀○章○露○必○難○遂○已○但○事○機○既○變○局○面○不○同○
若○廟○算○果○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

藏不動。只約義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爲書謝廟堂。二年春奉祠。三年彌遠訪將才於葵葵。以范對。進范直敷文閣。淮東提刑兼知滁州。乃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葦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異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歛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身合而

浪戰。或以賊辭之。乍逆乍順。而爲喜懼。或以賊兵之
乍進乍退。而爲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
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諱者矣。夫有遏寇之兵。有遊
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
胎。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
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
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喪吾之擣。其
慮此遏寇之兵也。盱胎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
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技。募

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遊擊之兵也。維揚金陵
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
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
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可以強國。一年
可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
計之恐。則必反而求贖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
怒。各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
兵。恐連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
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

攻今若設實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關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朝廷乃召范稟議紹定三年丁母憂求解官不許起復直徽猷閣淮東安撫副使尋轉右文殿修撰賜章服金帶不得已卒哭復視事又爲書告廟堂請罷誦停之議一請檄沿江制置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徑一請檄射陽湖人爲兵屯其半高郵以制賊後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誦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圍救江面不然范雖死江泉無益

也。朝旨乃許范刺射陽湖兵，毋過二萬人，就聽節制。於是討賊之謀遂決。遂戮全，進范兵部侍郎，淮東安撫使，兼知揚州。累進端明殿學士，東京留守，兼江淮制置使。入洛之師大潰，乃授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范至，則倚王晏、樊文彬、李伯淵、黃岡弼數人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屬南、北軍將交爭。范失於撫御，於是北軍王晏、內判李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軍大將李虎不救，樊不定變，乃因之劫掠城中。官民尙四萬七千有奇，錢

糧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庫皆
爲敵有蓋自岳飛收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
深甲於西陸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降三官
落職依舊制置使後卒於家

聖楷曰趙范故好功喜事之人哉然說者謂其狂
揚州之捷遂致洛師之敗此不足以服其心也三
京八陵豈可一日委之腥虜者獨惜以范之智明
于料全而昧于北伐也使當孟珙入蔡滅金之後
各守封境蓄養人材歲歉則發廩以救饑兵服則

屯田以足餉。寇至則以戰爲守。寇退則以守爲戰。宋事何不可爲。乃獨違衆議。饑饉興師。爭千里之空城。啓淮漢之大釁。旣失汴京。而范之氣亦索然矣。襄陽煨燼。可勝歎哉。語云。怠生于宦。成病始于新。瘳其范之謂乎。

管如德

管如德黃州黃陂縣人父景模爲宋將以蘄州降授
淮西宣撫使如德爲江州都統制至元十二年亦以
城降先是如德嘗被俘虜思其父與同輩七人間道
南馳爲邏者所獲械送于都如德伺邏者怠卽引械
擊死數十人破械脫走間關萬里達父所景模喜曰
此真吾兒也至是入覲世祖笑曰是孝於父者必忠
於我矣一日授以強弓二如德以左手兼握右手悉
引滿之帝曰得無傷汝臂乎後無復然嘗從獵遇大

溝馬不可越如德卽解衣浮渡帝壯之由是稱爲拔
都賞賚優渥帝問我何以得天下宋何以亡如德對
曰陛下以福德勝之襄樊宋咽喉也咽喉被塞不亾
何恃帝曰善帝又命習國書曰習成當爲朕言之一
日帝語如德曰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令
面對果實而後罪之非如宋權姦擅權書片紙數字
卽殺人也汝但一心奉職毋懼授湖北招討使總管
本部軍馬佩金虎符是年六月丞相阿朮南攻宋如
德以軍爲前鋒至揚州子橋與宋戰晝夜不息如德

先登陷陣擒其帥張都統等宋軍遂潰七月進軍佳
山江上復大戰奪宋師夏都統牌印衣甲及餉軍海
船悉送阿朮所事聞帝命賞之軍至鎮江如德招安
諸毘守將皆望風降附丞相伯顏取臨安復選能招
諸毘者衆推如德如德銜命往諭紹興諸毘皆下初
世祖以寶刀賜如德及與敵戰刀刃盡缺宋不入覲
如德以刀上呈曰陛下向所賜刀從軍以來刀缺如
是矣帝嘉其樸十二年遷浙西宣慰使上時政五條
曰立額薄征息兵懷遠立法用人省役恤民設官制

祿時法制未備、仕多冗員、又方用兵、日本倭國而藥
祿未有定制、故如德言及之、權臣抑不得上、二年、丞
相阿塔海命馳驛奏出兵事、入見、世祖問曰、江南之
民得毋有二心乎、如德對曰、往歲旱澇、相仍、民不聊
生、今累歲豐稔、沐恩多矣、敢有貳志、帝善其言、且驗
之曰、阿塔海有未及者、卿善輔導之、有當奏聞者、卿
勿憚勞、安馳捷足之馬來、告於朕、二十四年、遷江西
行省、恭知政事、破豪猾、去姦吏、居民大悅、是時、贛、汀
二州盜起、如德指揮諸將討平之、脅從者多、所全有

二十六年遷江西尚書省左丞時鍾明亮以循州
叛殺掠州縣千里丘墟帝命如德統四省兵討之諸
將欲直搗其巢穴如德曰嘻今田野之氓疲于轉輸
介胃之士病于暴露重困斯民而自爲功吾不爲也
於是遣使諭以禍福賊感如德誠信卽擁十餘騎詣
贛州石城縣降平章政事奧魯赤怒其跋扈不臣欲
以事殺明亮如德聞之曰皇元仁厚未嘗殺降明亮
叛人何足惜所重者信不可失耳年四十有四卒于
軍贈江西行省左丞平昌勳謚武襄

聖○楷○曰○管○如○德○父○子○未○爪○牙○之○任○也○皆○以○城○降○何○
取○乎○爾○抑○如○德○之○孝○足○動○至○知○歟○乃○至○缺○帶○蹠○血○
而○無○怨○然○後○歎○士○爲○知○已○者○死○由○其○感○憤○深○也○豈○
得○以○大○馬○羈○之○哉○若○夫○不○戮○一○人○而○下○諸○繩○不○殺○
降○卒○以○昭○仁○信○則○又○賢○乎○白○起○諸○人○遠○矣○

康茂才

康茂才，蕪人。元末結義兵，保鄉里，立功。至都元帥上
渡江時，茂才力戰，立寨天寧洲。諸將以襄陽砲破茂
才寨，茂才奔至京口，不能脫，率兵三千來降。頓首軍
門曰：前日之戰，戮力爲主，屢敗不振，天數非人力。今
願歸死，効尺寸。上喜，得茂才，立拜秦淮翼水軍元帥。
守龍灣，敗馬駙沙克，樅陽改營田使。上曰：北方兵亂，
失耕乏食，特設此官，命汝興水利，高下早澇，時其蓄
洩屯田，大獲仍兼。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陳友

諒既破姑熟將窺建康上密諭茂才曰有事任汝能辦乎應曰惟命曰友諒且入寇吾欲速其來分其力給以虛實非汝莫可使者汝與友諒舊可僞降約爲內應者友諒來吾事濟矣對曰家有老閭舊事友諒令持書往必信茂才爲書言上不足與有爲兵弱地蹙四面勅敵僕委身圜阱欲奮拔鱗翼倘大將軍分道進進便當納款建康可垂手得也友諒得書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橋問橋何爲曰木橋遣關者歸書答茂才余某日至橋所呼老康公卽我應內外

奮擊功成官賞不爾客茂才以書上上曰虜且隋殺
中矣卽命善長日夜易橋鐵石友諒至見鐵石橋愕
然又遠呼老康不應遣視營中齊馬敵旗四散落落
益大驚曰老賊給我語未畢伏兵四起友諒狼狽
得脫擒殺將士數萬茂才從破蘄黃戰鄱陽湖圍武
昌有功陞副都護收湖南敗吳巫子門戰尹山橋逼
蘇州軍其北門吳平進督府同知兼太子左率府使
又從征下齊魯闢隴鎮河中節制太原諸城再征漢
中卒追封蘄國公謚武襄子鐸洪武三年以茂才功

封、蕪、春、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曰、鐸、嫡、子、也、嫡、終、
無、後、及、庶、長、時、鐸、年、十、歲、入、侍、皇、太、子、讀、書、大、本、
堂、金、鐸、蕪、國、武、義、公、五、字、牌、賜、鐸、及、其、庶、兄、鑑、鐸、長、
督、民、墾、田、鳳、陽、征、辰、州、獠、平、松、夔、諸、州、有、功、巡、並、海、
諸、城、從、徐、將、軍、征、胡、傅、將、軍、征、雲、南、皆、有、功、卒、於、軍、
追、封、如、父、謚、忠、愍、

聖、楷、曰、開、國、勳、追、封、俱、再、世、者、蕪、春、一、人、而、已、又、
皆、卒、于、軍、撫、麈、編、加、聞、鼙、鼓、可、勝、歎、哉、

顧成

顧成字景昭其先湘潭人成往來江淮間遂居江都容貌魁梧壯勇質直有膽畧喜習武事自文其身謔異人或謂成黥徒者非也丙申來廵充帳前親兵常擊蓋侍上出入忠謹無過初授百戶從征陞金吾副千戶宿衛陞指揮僉事從平蜀破貴州蠻克普定功陞指揮使普定衛進都指揮同知已而征雲南成扼普定斷後進督府僉事充征南將軍鎮貴州征五開六洞破一百三十七寨斬首三千建文初命錦衣

指揮談全、諭成班師。二年進同知。三年進右都督。是年閏三月、從盛庸至真定、戰敗被執。成祖解成縛、曰、吾且用汝、遣至北平侍。仁宗居守有功、建文四年、以左都督封鎮遠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與世券、又出鎮貴州、申嚴號令、威信並行。討撫諸蠻、招臺羅寨、斬叛酋普亮、滅其衆。羣蠻震懾。卒年八十五。贈夏國公。謚武毅。蠻中皆祠祀。成入子長統、爲普定指揮使。先卒。孫興祖、永樂十二年嗣侯。贈父統侯、爲總兵。宣德中坐交趾事、徵下獄。正統十四年、從征失律、降都

督同知景帝初守備。荆關詔與伯爵。英宗復辟詔復侯。出鎮貴州。有戰功。加祿三百石。守南京。宣德中鎮廣西。坐貪才好色失地。喪師。逮下獄。既而釋之。子翰先卒。翰子淳。天順八年嗣侯。溥初學國學。解文溥者。成諸元孫也。成化九年嗣侯。溥初學國學。解文墨。嘗總兵團營。爲平蠻將軍。鎮湖廣。擒貴苗僞王通濟。蜀道還流移五千家。復爛土長官司。設都勻府。增祿二百石。溥清慎。囊無餘資。英國公張懋爲率布帛。供歛事。謚襄恪。子仕隆。弘治十七年嗣侯。仕隆好文。

諳武爲京營總兵寬弘簡質得士心充漕運總兵鎮
守淮安廉幹不苛擾卒贈太傅謚榮靖子寧嘉靖七
年嗣侯出爲漕運總兵二十三年言官劾罷伏恙伯
毛渙代寧旨下數日又劾罷渙用都督劉璽璽致仕
居南京萬表代璽寧端靖廉明溫榮孝友時論歸之
言官竟被考察去寧復爲漕運總兵鎮守淮安尋總
督京營戎政

聖楷曰夏國初事高皇帝忠謹無過雖屢從征
伐位不過充將軍而已迨革除之際受知成祖

始列爵土又終其身未嘗去鬼方也然是時以靖
難功封者四十餘人而夏國之後獨增華羹鼎以
迄于今若溥之清慎能文仕隆之寬弘簡質寧之
廉明孝友其粲然往牒者矣豈非事至而捐其私
則胙福必大立功而忘其報則錫類無疆天道亦
有不爽者哉予爲夏國同里人每求其先世之封
楸不可得輒愾然動吊古之悲李太史曰子嘗聞
公有戰衣一襲血染花殷曾以問公九世孫大禮
云春秋忌日輒陳以祭其花斑緊恨不遂索祀之

也

張武

張武，瀏陽人。懿達有勇力，稍涉書史。爲燕山護衛百戶，戰真定，破耿炳文兵於溇沱河，設伏戰勝夾河要敵。西水寨累功陞都督同知。建文四年封成陽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參當時武功第三。前二人丘福、朱能封公，武侯第一卒。成祖出內廐馬，賻武，贈潞國公。謚忠毅。無子，婿臧子聚，義兒張旺，匿語券。天順二年奪入官。

聖楷曰：靖難後，以九門壩上白溝、滄州、藁城、夾河。

南齊書
霧。瑩。七。戰。論。功。而。武。功。居。封。侯。之。首。可。謂。拔。起。者。
矣。鐵。券。寶。綸。天。盟。廟。授。豈。能。倖。致。哉。惜。其。無。子。國。
除。不。詳。青。史。以。光。大。業。也。是。時。孝。感。王。忠。封。靖。安。
侯。亦。以。無。後。除。荆。州。王。友。封。清。遠。伯。以。罪。廢。皆。靖。
難。功。

楚寶卷十一

明 梁谿高世壽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衡陽唐大成較訂

智謀

關伯比

關伯比楚大夫羊音姓若敖熊儀之後也楚武王二十五年東侵隨使蘧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伯比言於武王曰吾不得志於漢東

也。我則使然。我張吞三軍而被吞。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祖音律比曰。季梁在何益。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廼請追楚師。隨師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邪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

牲牲肥膋

肥音笑牛羊日膋

日塗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

民神之至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

牲以告曰博碩肥膋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

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癯

音族疥癯也

齋

音裸無毛也

也謂其備

膋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

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上下皆

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諛慝也故務其三

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於是乎民和而

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至君

雖獨豐其倚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隨少師有寵伯比復言於王曰可矣讐有釁不可失也三十七年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携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闞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隨及楚平武王將不許

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四十二
年楚屈瑕伐羅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官名屈瑕爲此
官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入見於王曰必濟師王
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
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
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
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
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
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

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救繼于荒谷羣帥囚于台父以聽刑楚子曰狐之罪也皆免之

呂東萊曰嘗考鬪伯比之謀既假毀軍之詐而中少師之欲復假少師之請而激季梁之諫復假季梁之重而致隨侯之懼復假隨侯之止而增少師之慙復假少師之寵而阻季梁之請置毫末之瘡於少師之心而一國君臣展轉薰染自勝自負自起自仆自予自奪如輪不機不得少息吾端坐拱

手不動聲色而徐制其敝焉。今時往事陳書之簡冊。讀者猶不知其端倪。况於當時自墜其網者乎。水經注曰：隨縣故隨國也。楚滅之以爲縣。有澆水出縣西北黃山。楚武王伐隨，令尹闞郢莫敖屈重除道梁澆，軍臨于隨，卽此水也。水側有斷蛇丘。管隨侯出而見大蛇中斷，因舉而藥之，故謂之斷蛇丘。後蛇啣明珠報德，世謂之隨侯珠。亦曰霧蛇珠。丘南有隨季良大夫池。聖楷按：周武王大封，同姓四十人，隨爵爲侯。至楚昭王時，尙存。其却吳人。

曰以隨之僻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
至于今未改不知何時始滅入楚史記國表俱不
載

羅鄢盧戎考

羅熊姓子爵初國南耨枝江楚文王移之長沙境
內秦立長沙耨因以爲羅縣卽今湘陰平江二縣
地羅水所從出也鄢亦小國在宜城縣南水經沔
水又東過中盧縣東注云卽春秋盧戎之國也縣
西山中有一石穴出馬其事近誕故不載

薦賈

薦賈字伯廉，字精，姓蚡，晉之後，遼章食邑於薦，故以命氏。楚成王時，子玉伐陳有功，子文使爲令尹。王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治兵於薦，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薦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

以入矣。苟大而賀何後之有已。而子玉果敗。莊王三
年。楚大饑。我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
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
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
謀徙于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
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
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徙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
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上下無次
於句澁。諸使廬戡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

子揚憲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
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
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冑○所○以○服○陘○隰○也○又
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僚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
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驪會師于臨品分爲二
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
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賈之力也

胡氏傳曰楚大饑戎與麋濮交伐之而庸人幸其
弱帥羣蠻以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阪

高爲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其謀國之善矣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詞也

聖楷曰楚莊王九年令尹子文始卒其子鬬般爲令尹弟子越椒爲司馬爲賈爲工正賈因與越椒譖鬬般殺之故椒爲令尹賈爲司馬旣而椒又惡賈乃以若敖氏之族圍賈於轅陽而殺之是何爲賈之智工於料子玉拙於自料也黃涪翁謂魏晉間士大夫往往有人材風鑒至于反矧便如漆墨

殆亦爲賈之流興

庸麋考

麋、羸、姓、子、爵、沿、革、志、云、鄖、陽、府、古、麋、庸、二、國、地、也、
今、按、竹、山、竹、谿、與、漢、中、平、利、諸、縣、皆、庸、地、而、麋、則、
鄖、縣、鄖、西、居、多、故、庸、帥、羣、蠻、麋、率、百、濮、俱、各、以、其、
相、近、而、招、聚、之、且、庸、地、廣、而、近、楚、麋、地、狹、而、百、濮、
又、去、楚、甚、遠、伐、庸、則、麋、懼、而、百、濮、散、矣、爲、賈、之、善、
謀、如、此。

百濮考

周書王會卜人丹沙注云卜人西南之蠻丹沙所
出今按卜人卽濮人也其地與哀牢相接種類不
一有黑契濮有赤口濮有折腰濮其俗生子子皆
折其腰有文面濮其俗劊面以青畫之有尾濮其
人有尾長三四寸欲坐輒先穿地爲穴以安其尾
尾折便死其俗食人好敬其老故賓婚有日老者
必泣

范山

范山楚人穆王八年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
北方可圖也楚子於是師於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
公子老及樂耳鄭及楚平

呂東萊博議曰晉霽公不道基于始而成于終當
其嗣服之初雖無萌芽之可尋豈無朕兆之可卜
舉世不知而范山獨知之豈山之智獨踰于衆人
乎亦有所蔽焉耳夔幸者霽公恩賞之所及也故
蔽于愛而不知卿大夫者霽公政令之所及也故

蔽于尊而不知列于齊盟者。霸公兵威之所及也。
故蔽于良而不知惟范山立楚之朝。食楚之祿。非
晉國恩賞。政令兵威之所可及。故揆之趙盾。隨會
之諫。反在于十年之先也。孰謂近者難掩而遠者
易欺耶。吾嘗深味范山。晉君不在諸侯之一語。深
有感焉。按是時晉霸公始立三年。

伍參

伍參楚嬖人莊王十七年圍鄭晉師救之楚師將飲
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旣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
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
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
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
蒞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
繼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桓子林父武子專
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

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敗乘韓而北。次
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部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
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弑心。楚師驟勝而驕。其
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堯子
即先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下書佐曰
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誅之于民生
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
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
後。誅之以若敖。蚡箝路藍縷以啓山林。殘之曰民。

生在勤勤則不置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中軍大夫趙同下軍大夫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

彘子知季

荀首下

曰原

趙同

屏

趙括

咎

指彘子

之徒也

趙莊子曰樂伯

武即樂伯

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率

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
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
隨季對曰晉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
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
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
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
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
日矣晉魏錡求爲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

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榮澤
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
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
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
皆命而往卻獻子即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
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旣
成命多備何爲士季即隨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
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
何損于好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

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
先濟潘黨既逐魏錡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
棄車而走林屈滂廣為左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
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
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
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
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
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

上軍未動工尹齊楚大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
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
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
楚師使濟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
上軍駒伯卽卻克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
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
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口之曰君
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及昏楚師軍
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

胡氏傳曰先穀違命大敗晉師元師不能用鐵已
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
曷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
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
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
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史駢之
謀不用濟涇而次欒黶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今
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
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

其○罪○累○止○也○

聖○楷○曰○邲○之○戰○晉○師○敗○績○秦○秋○獨○罪○荀○林○父○者○爲○
其○令○不○行○于○先○穀○也○然○而○伍○參○於○未○戰○之○先○料○之○
不○惠○又○何○其○神○也○蓋○謀○之○既○臧○卽○嬖○人○可○以○佐○相○
國○之○所○不○及○謀○之○不○臧○雖○大○夫○適○足○以○覆○師○辱○國○
而○已○謀○國○者○可○不○慎○所○從○哉○抑○參○之○後○爲○伍○舉○爲○
伍○貞○直○謀○者○于○楚○國○忠○孝○昭○乎○天○下○其○貽○謀○之○善○
子○更○有○取○焉○爾○

昭奚恤

昭奚恤楚大夫也。楚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

百獸之畏虎也。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言善守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穉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又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怠也。且人有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

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爲梁山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乙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魏氏陽即山陽君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爲人也。近苦矣。乙指江夫苟不難爲之外，豈忌爲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

下其罪、客因請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爲以故與奚恤？故謂設事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

劉向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

得尖而圖之不在寶。堪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
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
入陳於西門之內。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
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
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
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
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
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璫
璧。使諸侯解忿。情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

憂○太○宗○子○救○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樂○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踏○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矍○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王○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聖○楷○曰○楚○司○馬○子○反○死○共○王○十○六○年○令○尹○子○西○死○惠○王○十○年○葉○公○子○高○與○昭○奚○恤○皆○相○去○百○餘○年○何○

得聚於一壇之上愛其文采陸離叙次可觀以爲
寓言亦足存也大抵劉中壘之書此類甚多如石
乞侍坐於屈建左史倚相畫策於莊王皆乖繆之
尤者不可觀舉

聖楷又曰江乙
入一承北方畏奚恤之問遂爲狐假虎遂爲狗溺
井遂爲子紱父臣紱君言愈支離意愈深毒以中
楚王之心然而奚恤不爲動也至又得山陽君與
之共惡所謂衆口鑠金三人成虎奚恤於是危矣

故○不○得○不○爲○王○明○白○言○之○末○後○云○是○其○爲○人○也○近
苦○矣○更○妙○譏○人○之○口○甘○詭○人○之○心○若○一○語○拈○出○然
奚○恤○與○江○乙○自○是○箭○鋒○相○柱○若○使○他○人○常○之○死○江
乙○舌○本○久○矣○事○君○交○友○者○其○何○能○自○保○乎

昭陽

昭陽爲楚令尹、楚懷王六年、使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卽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譽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

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爲蛇爲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去之十二年五國約以伐秦昭陽謂楚王曰五國以破秦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言可爲楚之助好利而惡

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王從之。五國既敗，魏使惠施之楚，將入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爲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爲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爲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爲』

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趙。累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聖楷曰。六國時惟楚魏與秦接界。故韓氏爲楚輔國也。然昭陽相全楚之盛。不能使其君安富尊榮。一則信陳軫而罷齊師。再則因杜赫而構魏和。是皆以楚爲餌。而保己之富貴功名也。豈忠于謀國者哉。嗟乎。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陳軫之言。可爲楚事之痛哭也。

干象

干象楚入宣王時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請
之干象爲楚謂宋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
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未必利
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予強楚也而
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楚王謂干
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對曰不
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
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以苛刻間天下茂事

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辯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不亦太亟乎？王曰：然則爲之奈何？干象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爲貴，脚被王衣，舍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

聖稽按：楚策亦有甘茂相秦一段，但干象作范環，其立作公孫郝，其文字多脫誤，故取韓說。

景鯉

景鯉楚大夫也。楚懷王時，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於楚。楚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爲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爲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每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之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信明矣。齊信之必輕，王故王。

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齊。必。重。楚。而。且。疑。
秦。魏。於。齊。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楚。王。使。景。鯉。如。
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
地。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更。與。
不。如。景。鯉。者。是。便。計。也。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
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
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
爲。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
重。於。孤。國。也。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以。圖。則。

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

秦策曰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
楚怒秦令周最謂楚主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
秦是以鯉與之遇也敝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
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

聖楷曰鯉與於秦魏之遇是時秦魏齊三國俱隣
鯉術中而不悟楚王之不知無足責也故鯉以已
與遇之策使人陰賀之於王而復令周秦代爲之
請此鯉之策最奇處鮑彪高誘諸家注都不解何

也。楊太史慎曰：昭常、景鯉不肯與秦，地昭、雅、屈、原、止、懷、王、入、秦、四、臣、皆、楚、同、姓、世、臣、夷、險、不、易、其、操、危、難、不、更、其、守、家、國、一、體、休、戚、同、之、豈、若、江、左、王、謝、唐、之、崔、柳、易、姓、則、爲、之、佐、命、竊、國、則、爲、之、率、璽、誨、盜、黨、賊、樂、舊、利、亡、恬、不、知、怪、可、勝、誅、乎。

昭睢

昭睢楚相也。楚懷王二十年，紫巴欲和秦，齊湣王復遺楚書，欲爲從長。懷王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睢曰：「王雖東取地於趙，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趙之救韓。

不能使韓不凶。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
河山爲塞，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爲其事，王必疾齊
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爲齊相也。韓已得武遂
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樞里疾疾得齊韓之
重。其王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樞里子必
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
合齊以善韓。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三十年，秦昭王
遺懷王書，欲與王會武關。王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
恐。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

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璫如藩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氍。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宐。』乃詐赴於齊。」

詐言楚王薨而齊潛王謂其相曰

請太子還王楚

不若留太子以來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鄧中立王是
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鄧中立王
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
將與三國共立之三國謂齊韓魏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
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爲王是爲頃
襄王乃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主矣頃襄十八
年楚復爲從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報
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周不可圖也昭子曰乃圖周
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武公曰西周之地絕

兵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至。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然。攻之者名爲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也。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誦楚之名。足以尊王。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至居三代之傳。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聖楷曰。昭。睢。重。樗。里。疾。于。齊。韓。與。夫。爲。景。鯉。畫。策。俱。平。平。耳。及。諫。懷。王。人。秦。數。語。便。遠。出。當。時。策。士。

之○上○故○其○詐○赴○于○齊○以○勉○太○子○善○善○生○色○至○所○云○
賴○社○稷○神○明○國○有○至○矣○我○朝○于○忠○肅○公○謙○猶○用○
其○策○以○固○神○京○以○全○上○皇○嗟○乎○忠○憤○生○其○智○勇○
千○古○一○轍○誰○諒○之○哉○

傅慎子

傅慎子楚襄王傅也。襄王爲太子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子，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退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千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

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至墳墓復羣臣鯁社稷也
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命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
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
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
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
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
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我國之半
也有萬乘之號而無萬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
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

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主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

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
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
曰○善○乃○從○其○計○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
應○齊○使○曰○我○典○至○東○地○且○與○死○生○悉○吾○之○士○卒○三○十○
餘○萬○敵○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
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敵○邑○之○王○是○常○
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
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
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

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聖楷按楚策又云。兵沙之難。楚太子橫爲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東國爲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爲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芊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按此卽子良之策。而兼用景鯉者。亦甚捷要。但

不若楚策叙次層折點染多姿文人之筆辯士之
舌可稱二美

黃歇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
王頃襄王以歇爲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
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
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
聞秦之計與其乘勝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說秦昭
王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禁是也
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
之地未嘗有也先王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

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挑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掾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謂秦以兵臨仁平丘二縣也。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古秦既服魏。又割濮磨之北。則地連楚。楚是注齊之要也。魏地既入于秦。則天下五合六張而不敢掾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保功守威。紂攻

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
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宸仗兵革之疆乘毀魏之
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
終之難也昔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
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
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瑗於鑿
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而怠毀楚之疆韓魏也臣
爲王慮而不取也夫楚國援也鄰國敵也今王信韓

魏之善王。此正吳之信。越也。臣恐韓魏。舉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將十世矣。本國殘社。覆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摺臂。願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野。頸顛。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

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王若不借路於仇
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
山林谿谷不食之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
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而應王秦楚之
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
故宋必盡齊人南而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
膏腴之地如此則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矣臣爲王
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而朝
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

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鄆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
蔡啓陵不往來也如此魏亦關內侯矣夫王壹善楚
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
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
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
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
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
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
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

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

宗廟矣。不如亾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太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

以爲罷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
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春申君既相
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
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爲楚相
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
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
君歸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
是時楚復疆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
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璠瑋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

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楚二十二年楚乃去陳徙壽春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二十五年考烈王卒李園伏死士刺殺春申君盡滅其家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聖楷曰春申君自相考烈王而後無一事足快人

意者豈其才智有盡哉。蓋是時楚已盡失故郢徙
陳未已。徙鉅陽。又徙壽春。封疆日蹙。國事已不可
爲矣。然則爲春申計者。將如之何。不請江東之封
不進李園之妹。爲君擇一賢嗣。爲國擇數賢佐。如
朱英。汗明。輩。使修富彊之術。輔已行政。秦雖大何
畏焉。猶可以善始善終也。計不出此。而城吳。故墟
盛營宮室。姬姬竊國。身隨以滅。悲哉。

春申考

按黃歇楚黔陽人。是時楚都申郢。故黃歇封于春

申如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各在其地今
黃州相傳爲春申故城皆始封也謂之春者蘄春
壽春是也謂之申者申光之間是也其必兼二城
封焉如田之食符薛邳後楚并吳秦侵申鄆楚遷
壽春歛始請吳之故封以居然行相事未嘗去國
今無錫慧山有春申廟亦後人追作之也廣輿諸
志不考乃謂春申君墓在常德府又云府治南爲
春申君宅此皆因黔陽而附會之不足據